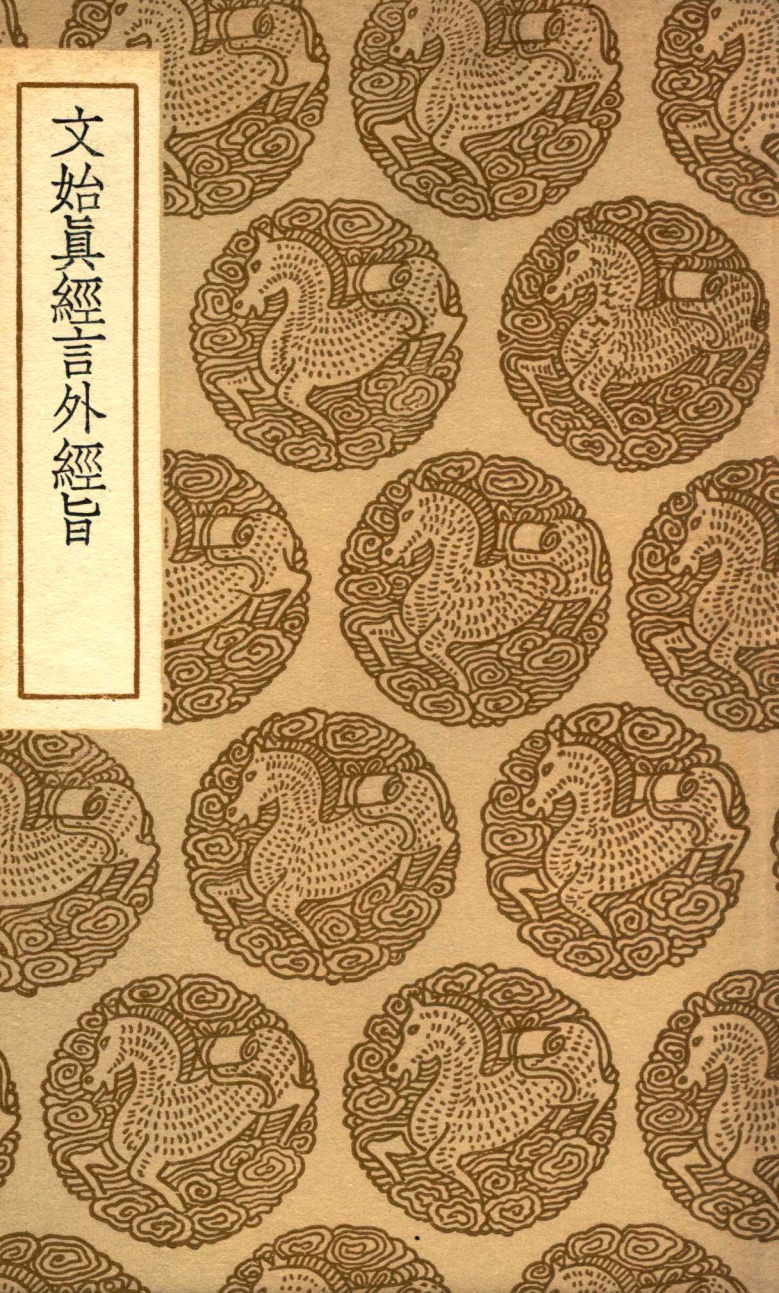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

陳顯微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旨經外言經真始文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述者

陳

顯

微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及
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強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真人也列禦寇亦師之

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于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真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凝至元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捫

擷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爲俗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精微者楞嚴楞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之神通妙義變化正魔以至無我無人之說悉先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

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葢之拜之哉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表德故述言外經旨云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字道焚香再拜謹序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序

三教一道人實三之既已三矣孰能一之伏讀文始真經三教於是乎可一矣何以言之經曰聞道於朝可死於夕非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之言乎我之與物蕭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非無人無我無衆生壽者金剛之言乎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非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乎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非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乎是皆大易之言也心蔽吉凶男女盟詛藥餌者則有靈媼沈狂等鬼攝之是則楞嚴二十五魔之說也籩豆瓦石問答之語是則庭前翠柏拈花微笑之機也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獨可以立我與夫捐忿窒慾簡物恕人等語質之孔典語小異而義大同也融三

貫一全經皆然互會兼曉不可徧舉但後學顯於一門獨此
昧彼非已所異是已所同安知聖道如天無所不包耶坐井
而闕宜乎毀所不見矣又是經祕於前代出於近世古無籌
解讀之愈艱或欲解之病乎難悉吾師抱一先生通方大全
之士也幸聖經之出世愍後學之不明撤百氏之藩籬明老
關之宗旨或因言而析理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立或
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抉
事於意外大率多文始經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
外經旨是經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洩大
易未露之機述楞嚴秘密之蘊卽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
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脈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

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經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恩大難酬鋟梓廣傳用報龐德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是經達乎融三貫一之旨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學者當歲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敬爲之序有

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百拜謹序

文始真經出世紀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故教託文顯道
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然文有隱見教實與焉所
以關乎道之興替也孔子著六經以明道天下宗之教已行
矣秦皇出而儒書焚文旣隱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之文
旣彰而道乃行是知文之隱見卽道之晦明也故夫子有斯
文喪未之嘆一皆推之于天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立
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關令尹望雲氣知天
眞至於是預期齊戒以俟應兆旣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
千之言及乎得其道乃祖立述妙致大盡精而著爲是經將
以擴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關尹子隱德行人易之蓋當時潛

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風悅之遂稱之爲古之博大真人以二子之高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逮秦漢之交有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事見於史以是書授參參旣用其道及薨與書俱葬孝武復得於方士又爲劉安匿之吁玄聖之書何鬱多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漏神洩道寶秘而爲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之序目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修文輔教如陶寇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瞻者也其註老莊引證百家無所不至爲道德纂微序乃曰今之西升經卽關

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藏失載故斯億度也徽皇御極大弘立教政和中雕鏤藏經九兩詔天下蒐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者加以賞所獲雖衆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重陽祖師自秦抵海倡起全真追三代之淳風續無爲之古教長春嗣教詔赴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儉好生之諫切切而進妙沃聖心大加開納繇是清靜之化雷動風行化洽華夷立門大啟長春上仙之後清和典教名師高德輔立翼德者珠聯玉耀於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星弁肩摩霞裾武接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爲居草衣木食怡然有巢許之風雖鬢童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

如此時也歲癸巳有羽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玄堂求見於宗師炷禮畢笈出一書將獻之衆師目之題籤曰關尹子書衆猶率然不爲意取讀之義奧文古詞徑闕澀猶車行蠃蝨觸途皆硤乃相與鉤索漸得所指類推不已義大昭彰意至聖而言至希輕輕然冷冷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俱超也衆師驚喜曰然則古有是書何絕世無聞今何從而出詰之則曰游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筌得陰符於石室也衆乃拜於宗師訴以得經之由宗師漠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是書不行于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啟瑞道化興行而此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幸自慶生斯時值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

聖人雖千古之遠遇之猶旦暮也嗚呼盛哉非天所昇其孰能與於此是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三全真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真教方隆秘經隨出不先不後同時相值是一異也清和典教蓋三傳矣不出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清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異也既出張君即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墜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斯三者而驗焉蒼蒼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門恃之爲龜鑑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萬世立門之龜鑑乎繼而披雲天師刊鏤藏經卽補入藏室稱爲文始真經遵太上之命號

也真常真人開置立學才俊聚焉朝講夕演多及是經然其
詞旨夙異自成一家略無莊列寓言駕辯乘風夢蝶傲世等
語自字至藥分次篇目極有奧旨章章義異皆不失篇題自
有書契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淵奧也通立而致命知天而盡
神剖五常百行之精微超六籍名言之迹演四句百非之要
義異聳牙詰曲之辭窮益深測益遠若履橫杖而浮大海躡
飛葉而游太虛葛仙翁模象之語庶幾近之屢有時彥探微
索隱作爲箋解然跋前疐後反爲書玷抱一子謂咸備天神
至聖四者之道如女嬰龍虎之語丹道之妙也鐘鼓舟車之
語禪者之機也精水神火之語造化之秘也小隙小蟲之語
人事之詳也我寓道寓之語無言之言也後學知其一者不

知其二達其常者不達其變明乎空宗或昧於鍊養有無俱
燭復疎於治文故解之者未免有管中窺豹之謂也象先昨
游浙右得抱一先生所著言外經旨其道眼高明學問富贍
註文不爲正經文字所束鼓舞變化指妙意於詞章之外而
不失本旨故曰言外經旨所謂四者之道皆盡之矣其跌宕
超詣出神入天亦足以超關尹於千載之下是註也惟曉於
上智非訓詁之設也夫是經大教中不可闕者也抱一之註
又是經中不可闕者也經旨旣明則使玄聖之道昭昭乎如
天日在上有眼目者俱得瞻依所謂教託文顯道因教明豈
不信歟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卽真人受經結草樓之地也人
世雖更山川良是象先未瞻靈境心醉聖風游之泳之不知

在數千年之外也因結夏是宮就出抱一之注札而傳之冀
乎若道若俗若智若庸因經悟道因道度世是亦 大聖
慈惠天下後世之心 昧 其來不知尊敬故

敘出世之因使知

之

不自弃也凡

同志其勗

之哉時至元十八禩歲在辛巳重陽節日

道士朱象

先稽首載拜書於

樓觀之說經臺

文始真經篇目

上卷

一字

字者道也

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

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中卷

四符

符者精神魂魄也

五鑑

鑑者心也

六七

七者食也食者形也

下卷

七釜

釜者化也

八籌

九藥

籌者物也

藥者雜治也

凡九篇一百七十章

抱一子曰字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字冠篇首謂無是字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遍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字者道也字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故爲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真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七次之匕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物物可爲藥藥可以雜治

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爲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爲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爲一而無窮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上卷

守山閣叢書 子部

抱一子陳顯微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一字篇

字者道也 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鬪也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立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卽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

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即道是則
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
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
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
道非道矣道不可道非道即老子道不可道非道也或可
猶疑河道爲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
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即是物室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
空乎知空空性皆非真空則知道非道矣或者喻曰
如心心如性性皆非真空則知道非道矣或者喻曰
不可以道性性皆非真空則知道非道矣或者喻曰
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
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
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
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
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強名之名爲不可名則非名
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
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老子名不可名則
非常道不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可道則
如天之不言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可道則
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
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
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意可思言

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
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
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憂而鬪者有相勿而似而
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鬪或介而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
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
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鑿
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
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
曰玄合是四
者強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
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
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
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狗
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
觀其微同謂之玄玄立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

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立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
言卽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立物物皆然人人本
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立此非
立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立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
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
之名至於立之又立可以入道矣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
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抱一子曰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爲二矣所觀愈大所岐
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
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
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
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抱一子曰有人則我與人爲二有我則我與道爲二我不
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
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
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

此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抱一子曰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孟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爲兩人矣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爲孟以識陰爲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孟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爲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且揭去物欲之孟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它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孟之下果何物耶學者毋以爲未嘗置而昧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抱一子曰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

謂之非道則不可況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
 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
 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
 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
 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
 知其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
 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
 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
 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抱一子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
 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
 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無物
 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它日復問曰心可見
 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
 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
 不一者害一乎
 或者唯唯而退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抱一子曰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未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旣未萌道亦假之

抱一子曰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一端

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

賜于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抱一子曰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為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哉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乎曰為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為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無不為是名真精進

關尹子曰方術一作方士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

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抱一子曰修真鍊性圓通覺輪所向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或定光曜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強或寂靜而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
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
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抱一子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
則可失不可止可失不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
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是道在是矣易曰顯
道神德行道固自我以顯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聖
人於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
德而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
滿八百大羅為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
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
也死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
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
夕

抱一子曰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爲有所執乎故爲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眞死於夕

關尹子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抱一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爲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爲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

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抱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
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時乎用
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初何容心
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
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
來契

抱一子曰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
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
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禽飛無善惡
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驗知識如計夢無事理
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
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真求
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抱一子曰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為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為之甚易也以道棄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為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為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將月就或經年或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庶可晞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之誤則隳壞世界覆邦國破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為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抱一子曰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為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

乎聖人以火喻
道噫善喻哉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
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
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
動作昭著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昔人謂方生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
非真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
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
死曰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
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
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卽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
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
得本

抱一子曰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為不足為必求奇言異行以為跨德入道之隙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為道未有不遭魔攝如道經佛典所云豈止無時得原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

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抱一子曰世事有為用力甚難而人樂為大道無為用力甚易而人不為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奕有物有法可師可習故可漸為之非積歲累月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它有為之功與無為之功不同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

人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抱一子曰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

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
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
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
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抱一子曰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汗穢鰕
魚鯨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
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
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問海知乎哉問道知
哉乎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
能見明中區事

抱一子曰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
矣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不昧聖人之功
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
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龍辱皆驚昧於倚伏

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爾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爲善則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關尹子曰吾道如劔以刃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

抱一子曰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關尹子曰遵不問豆豆不答遵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

失問歎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抱一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會有問
有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籩豆瓦石乎籩與豆終日講
禮而味者不親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聽然
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關尹子曰仰道者跛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

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抱一子曰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
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衒也衒之者不貴
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跛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
如而駸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衒之
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爾
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不及不恃而有
不衒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
獨往獨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 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
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
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
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
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
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
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
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
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
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
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

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
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
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碗盃瓶盞皆有天地
龜著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尙爾況氣血有情者乎
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搏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
生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爲
天而精爲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
者爲木爲人欲降不降者爲金爲物金木者水火之交故
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
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爲尊矣故
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
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
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上下上
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魂神自天而降
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升也禽獸
橫生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
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蟲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

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物否乎彼初見之恐亦未識久而後疑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辯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抱一子曰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能地能生能死也學者識認得真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可云謂哉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為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為五陰之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濕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
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盇不汲彼之有
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
爲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天
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疑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
爲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
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
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
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而此無待上不見天
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
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
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胸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
成不成在我故不爲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

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籬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卽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卽名爲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形則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況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剋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歟

關尹子曰寒暑温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卽熱置之水

卽寒呵之卽温吸之卽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抱一子曰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爲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爲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卽鳴石擊石卽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己之精神魂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

可以制魄知擊石即光則銀吾之魂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干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

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

彼私智認而已之

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預見休咎於天地者也炁之爲炁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

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
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
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
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
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
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
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
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
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

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本事計之而以一已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含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

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

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

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為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哉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議以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

不得

抱一子曰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
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何
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互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哲之士厚
於仁而薄於義智者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渾淪淪
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
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爲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
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
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
能之外何從而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
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
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于聖此之謂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
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

冥此乃見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行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辨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而觀之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師聖師萬物固矣然則聖人果師蜂立君臣師蜘蛛鼠蟻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不同且且去之且且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

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抱一子曰聖人道則如絲之紛車則如碁之布聲倡倡之
聲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青之色黃黃之物卵
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
道如絲紛也至於鄙雜衆物廁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
方物物不同且且去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
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爲物易賢人志於物有心有人故
未免爲物所易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富
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
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抱一子曰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恐自異於衆人
而其起居衣食貧賤富貴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
其大者聖人之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
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不盡乎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
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世豈容衆人仰侈哉

關尹子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抱一子曰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純純常常削迹捐勢無責于人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真虞人逐之以吾爲戮反走而三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抱一子曰道本無爲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可進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其子孫惟其不可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示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之

關尹子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抱一子曰謂鐘爲鐘人皆然之謂鼓爲鐘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爲羊輪不碾地之辨也其可以言各乎其可以智知乎

關尹子曰螻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螻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抱一子曰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說也不可說也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也言有則相爲弊猶蛇蛙螻蛆互相吞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爲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

之矣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巳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抱一子曰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者不能愚昔孔子見老聃歸謂弟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嚼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抱一子曰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
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
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也若鏡之瑩是則雖有動靜
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
矣芒芴乎若未嘗有湛寂乎澈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
則與物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則與道忘而不自失
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為天下先也而當隨人和
而不倡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
善聖歟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
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抱一子曰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
所窮謂之渾乎洋乎游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礦
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
土也鶉居而鷺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
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
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
人之正行乎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豈

真狂真
愚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
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一作奕奕然所温悲
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
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抱一子曰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
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爲之變而況有
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地康時豐物哉
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
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
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抱一子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爲而未嘗爲
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載爾何以異乎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

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抱一子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

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親友事

物愈難睦交成契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利自利害自害

賢愚自賢愚好醜自好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

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

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拙者愈露其拙豈能

哉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

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抱一子曰有聖有賢之分者迹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為聖人豈可跋及哉是則徇迹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為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滅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抱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於賢人遠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抱一子曰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婦隨牡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

法以防入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隨行道雖絲紛事則碁布

抱一子曰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可觀稟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亦可行之而步履方拙如鼈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絲紛事則碁布者以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

唐唐又作爾胡然臧臧又作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

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太虛子子然無與為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堂堂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唯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
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
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
飛翔窒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
無體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上卷終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中卷

四符篇

符者精神魂魄也 凡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卽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抱一子曰一水析之置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萬器之水復合爲一水亦可也其水或在器析而爲萬

或離器合而爲一其內景之德灼然無殊故我之精散於
事物猶水之在衆器收視反聽猶合衆水而爲一靈明絕
待自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火因膏薪而後顯
非膏薪則外光不存故我之神感而遂通應物而現非物
感之則寂無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
身遠物莫不皆然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智於
五常應水智崇一也冬於時應水冬凋秋物而歸根一也
黑於色應水黑不可變一也北於方應水北壽一也數
奇獨也故皆曰無人之象也精者水故曰皆精一也一也
日崇曰奇曰獨曰不可變曰壽又皆無人有我也舌屬心
卽唇齒而成言二也禮於五常應火禮卑二也夏於時應
火夏因春物而榮華二也赤於色應火赤可變二也南於
方應火南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象也神
者火故曰皆神曰成言曰卑曰偶曰無曰可變曰天之象也
無我也精無人如粟中之有米故曰米去殼則精存神無
我如鬼無體附物則見故曰鬼憑物則神見夫是非得失
因待而有全精者既無人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忘得失猶
米去殼而精存也日在此者我也非彼者是非得失也時
晦明時強弱精者隨時之宜也抱神者非無我則常應常靜
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日在彼者因時也非此者無我也學
者知乎此則知所以無人也

無我全精抱神之道也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歟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抱一子曰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復剋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歟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水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魂魄在天爲風在地

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
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
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
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
接異木而生生又作植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
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爲五神火二合魂木三爲五
精藏魄而神藏魂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
魂木爲龍魄金爲虎使魂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
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魂魄殊
不知神寓於魂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
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
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
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魂魄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
萬火可合爲一火異金可鎔爲一金異木可接爲一木此
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

哉死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抱一子曰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僞心輪回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僞心則有此僞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神有神則又有精不存也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爲而不芽不卵耶蓋精不存也故始因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

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回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知乎之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

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

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郭本有火生土

故神生意七字在土生金故意生魄之上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有餘金不足魂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魂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狃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爲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爲吾魄是則萬物皆爲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

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
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
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
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
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
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
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
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
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
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今之楷字也自秦之程邈變古篆爲隸王
次仲卽隸成楷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字古

之云字阜字古之白字是則也鬼為魂阜鬼為魄於古文則然也則從虛輕清故為風フク古風字阜則從身重濁故為氣屹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常而升者為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沉者為五行所賊楞嚴所述升沉之報與此同義魂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魂七魄故魂多者為貴為賢為明為羽為神魄多者為賤為愚為暗為毛為鬼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衆生盈天地間生不生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剋卻成既濟金木相剋卻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誠者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五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郭本於此有皆因二字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

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嚐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父以精愛母以神觀愛爲水觀爲火水爲氣火爲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未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尙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固矣然則鼓不扣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扣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

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候往候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扣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關尹子曰：夫菓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祝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諧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梁上之杯，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為之，如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根，地有地根，人有人根，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變化之道也。

關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

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為魂為人一人之所以為人者以魂識晝夜隱見精神之中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也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於冬而榮於夏即魂之藏於夜而見於晝也知夫木之根則知魂之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
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忘精神而超生
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世有夢
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
如夢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
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
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炁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
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
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
述於此書又在夫人之自得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
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

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爲五常皆自
然而然非有牽強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
集神攝精輕魂御魄益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
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
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
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莫不皆然

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蜣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蜣奚白

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丸本無情而蜣蜋轉而精思之則蜣生丸中俄去殼而化為蟬外爐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籍守爐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蜣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蠡遺一足几上蠡已羹而遺足尙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為有生今金中之蠡已羹而几上之遺足尙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而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爾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坐脫立亡者以爲了達見臥死病死者以爲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爾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烝致柔能如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厭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一作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驚不已殊不知我之

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也
也以水犯水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
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
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
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騫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五鑑篇

鑑者心也 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

一作弊下同

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

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

又作逐放

者狂鬼攝之心

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

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

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
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
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
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
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
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于神而不能
而爲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爲身
既認物爲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爲鬼
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
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
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
士所能測識邪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斂能散斂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工於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斂散何嘗斂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爲鑑矣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

夫火本無體雖燎蕪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狃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記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不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不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思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絕思斷念心如土

木者
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
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它是聖自己卻成狂苟遇卓
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迹而不見道矣
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
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
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
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爲火在此或在
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
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
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
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
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
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
黃梁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
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
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
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
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
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爲愈已也然學聖人者自
以爲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爾今善弓者師
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
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舵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

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如月形生於犀
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
于角中則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胷中萬物萬事
忘不得遺不得如昔日會游之景再游則記憶宛然皆識
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
及乎來日紛紛想想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
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想皆妄想妄識明
矣譬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
妄情認黍為稷認玉為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真稷真石之
妄識然則觀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
印於心府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為
智之說矣變識為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
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
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
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
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

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
意是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惡則識隨而在善惡
是則子隨母轉也然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
嘗覺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歛之起滅皆
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
惟一蓋有大常者存焉爾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
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
謂加五常之性根于一心皆未達夫眞性之所以爲性三
教聖人發明性眞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爲其所以未入
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
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
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
爲子也而尙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
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辯矣苟事物來于我而以心
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
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
浮浮然不能入
吾之靈府矣

關尹子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偽者不甚著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真偽者皆識情使然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真者亦偽之則變識爲智而忘之矣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尙非真何況於識識尙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木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

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郭本有於至無

中變成炁八字在猶如太虛之下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因識生情因情著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既為氣矣既為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味者直以一炁名為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

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
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
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
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
來

抱一子曰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
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歉忽見宛
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
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
怪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瞑目不視曰汝之伎
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卽有中示
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
嬰兒姪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
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觀此猶且見如不見
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

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
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
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
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爲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
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
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立
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
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
而思玄妙者心愈傷
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

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議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抱一子曰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謂情始萌即制伏之使不致於爲惡故可成德忘一情者情未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六七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

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
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
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
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
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
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
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
烝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烝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抱一子曰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
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
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橫執以爲我者皆妄
也安識所謂眞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爲我以
不能思不能痛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
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狃習

爲思非我真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
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爲痛非我真有是痛也然則不能
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
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
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爲夢以同見久見者爲
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覺蓋因陰因
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
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
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
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
然後知遍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
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己而已矣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
禮者多夢簞籩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
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
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
化五行亦不可拘

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行所以爲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事卽著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爲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爲覺在陰則爲夢在覺爲事在夢爲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柏之類皆役於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它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爲寇爲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抱一子曰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爲怪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

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爲怪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爲是夢豈不甚可怪哉知夢爲怪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有實豈不尤可怪耶況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爲怪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爲有也如是則怪可去乎愚答曰道甚麼或人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喏然而退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尙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抱一子曰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音聲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況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嘿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聖人之意而扣之不已夫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爲信耶彼之我卽我之彼也彼之彼卽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不能喻彼矣以爲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

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我尚不見我將何爲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抱一子曰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爲主中品者以炁爲主下品者以形爲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爲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養氣母之類皆以氣爲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

物爲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氣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爲之惟其志而已矣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抱一子曰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爲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爲氣可聞見乎則噓呵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爲之主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獮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螻蛄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瘦則鼠螳我可爲萬物

抱一子曰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與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入神化爲虎者是習牛則獮之意也昔人有患痛破之其中皆蝨者是外烝變螻蛄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爲已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委形哉

關尹子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抱一子曰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礦砂玉隱於石璞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

乎大海

抱一子曰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辯故一蜂可游觀天地一鰕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微而輕賤之哉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懷土人哉

抱一子曰人之遇人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上偶之人亦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爲土而有僞之智也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此變識爲智之妙用也

關尹子曰目自觀自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抱一子曰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收津自嘗心攝念自揆

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安先達有詩云雖
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以聖人皆偽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
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
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
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五
其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鎔之得水擊之得火木絞之
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獸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
有偏盛之稟爾偏於火者爲羽偏於金者爲毛偏於水者
爲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
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視
我身皆五行之炁假合而成而昧者執
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
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

音有行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皆物也馬能有爲乎所以見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於事物未形之時無思無爲寂然何有一旦物感而動事激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

關尹子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抱一子曰溥天地之間一氣爾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世人執六尺之軀以痒疴覺觸者爲我之有且爪與髮我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我之實有也何蜮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知乎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

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病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氣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爲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我噫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中卷終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下卷

七釜篇

釜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
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
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
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
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
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
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卽無無卽
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卽虛虛卽實知此道者可以入

金石上卽下下卽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卽今今卽古
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卽我我卽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
人之肺肝物卽我我卽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
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
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
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抱一子曰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孟子曰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逾遠望道而未
之見覲其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況不可知之神哉
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
不言至於生死之說亦祕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
果不言生死乎如曰知生死之說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
言變化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
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僞書宜哉莊子有言
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以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卽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以
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卽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
道之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卽輔相天地之宜聖人之大
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謂也可以召風雨侍星
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
辰卽風以散之兩以潤之可與佑神之謂也
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
情狀之謂也可以入金石卽兌爲金艮爲石山澤通氣然
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
如響之謂也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
交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搏之機然後知我之震
兌卽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神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
矣我之魂魄卽龍虎之精英能疑魂魄之氣則可以化腹
中之龍虎矣坎中之虛則女嬰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
實以點離中之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
火照入坎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
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搦兔磁石吸針二炁紐結而生
變化或現女嬰之象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
往來騰躍不出鼎爐當是時則當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
烹極鍛鍊成眞丹凝成至寶是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
用皆助火候之力者釋氏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

氣嘖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風以吸眞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秘間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抱一子曰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裸何以至此關尹答曰是純炁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爲氣使形盡化氣則聚成形散爲氣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

知氣之變化也且蜃之爲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
以化樓閣人物以爲海市至於鷹化爲鳩豹變爲虎蜥化
爲蟬魚化爲龍鳥獸蟲魚尙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
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五行六塵外鍊其神氣雖
間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氣而作輟不常十寒一
曝求其純乎化氣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
也賢愚貴賤皆可爲之其道不遠今之情形不停皆此物
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
行氣者知所以行氣則知所以鍊氣知所以鍊氣則知所
以化氣成醇矣是寶也不隨氣合不隨氣散不逐形生不
逐形死故曰客有
去來郵常自若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
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
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惟昧者不自知爾世有
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類人以爲神靈蓋信於物而不自
信也殊不知彼之神者靈者皆我之至精至誠役之御之
而能靈也化書云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母召

子孰敢不至此亦役神御氣之道也苟
知爲我之精誠豈區區信於物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
人不存不變

抱一子曰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
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千
四百兆里爲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
亦以世之尋丈爲準既可以尋丈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
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爾若果
有奇則恐滿五千五百兆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爲歷而
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云天下莫不測不見莫能知
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
以舍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
更矣而世人以爲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爲如故今
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
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
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
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
而變故曰不存不變十萬爲億十億爲兆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
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抱一子曰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
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
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
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
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
謂來去自如爾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爾如是則若形
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視此形軀爲
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
千歲而千歲化卽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
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化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

抱一子曰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氣
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氣猶且不化况吾之非氣者乎何
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
之真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氣則一而不化也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

一作能

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

郭本於此有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惟十二字

聖人任

化所以無化

抱一子曰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形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閒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抱一子曰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

好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
孔子之耳順縱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
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
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
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人于葬而弗克攻
不妄同人于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持以動止
爲戒而已矣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
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
生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
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
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
知太虛惟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
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固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化為殺殺極則化為生而況是非思讎之間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思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為非思化爲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而化為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為積怨之山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恩不念讎平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抱一子曰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己從人當少時卽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

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
殆有未嘗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未所以輕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魂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魂神復自精魄因明因寤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爲之母也使魂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魂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爲金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魂神可以永久乘負得其所託而長生矣參同契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鍊魄爲金玉則吾身爲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魂神矣所以太一火符修鍊金丹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土爲三物爾參同契謂木三遂不入爐鼎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不須鍛鍊下入爐鼎而與之俱者木三之魂與火二之神與魂也魂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

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巳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鵠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化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鵠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平覺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者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

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
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
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郭本有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在其小無內之下

抱一子曰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成天下之亶亶者莫
大乎著龜如是則著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
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卜古中卜
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
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
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
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
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
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我則其近無
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
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
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
乎著之德圓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

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爲五精火達爲五臭木華爲五色金實爲五聲土滋爲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某物必某數必某氣徒自勞爾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關尹子曰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疑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

淚又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
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
作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抱一子曰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
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哉神
哉人患不知其機爾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賊皆爲吾用而
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見其形而不
能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魄疑於神
水結而成象現於黃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爲
精在目感悲而爲淚在鼻感風而爲涕在身媿物而爲汗
一同是理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
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印入於心疑結神
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
不同爾若夫擒制五賊鍛練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
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五行之物所化
而成然自有非此五形之物者存乎其中爲之主宰爾

關尹子曰鳥獸俄叻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

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
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
擊

抱一子曰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
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
迷迷而去與夾草木茁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
然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
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
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
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
卽道執之卽物

抱一子曰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
不見其道者爲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
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
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餘物非道也惟不執

之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
若執之以爲道卽物矣

關尹子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
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抱一子曰物之眞僞生於識聖人遇物眞者亦僞之去識
也眞者且僞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僞矣知天下之物皆僞
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形而
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
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
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旣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
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卽可未有當繁簡可當

戒忍可當勤惰可

勤情又

抱一子曰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入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入然後能契大入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物小入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爲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則聖人雖日應萬物而不著事不著物而我在矣我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異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

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抱一子曰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辨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爲是僞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思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

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

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心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爲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

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
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
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
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爾殊不知
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
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
無所不聞學者
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
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
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
無所聞爲大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
幾何色而視某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
幾何聲而聽某響者執某聲以拘其聞惟聖人不慕彼之

聲色不拒彼之形響亦不處
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本源須知末務
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
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
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爲行古道立本源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已
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抱一子曰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已以何克哉已
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
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已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
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
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
物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爲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
己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
道可忘乎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

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
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抱一子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爲根以約爲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
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
物

抱一子曰夫滿水於瓶閉一竅而倒瀉不下者何哉蓋水之氣不宣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升進上求則必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才超伊呂非侯王屈已降志亦無由而強化矣此不降則不升也瓶以升而後降井以降而後升也聖人取物爲則迫而後動感而後起此聖人不爲天下先乃所以爲天下先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而捨己從人況餘人乎世人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公言自謙所以受禍之端皆恃一己之聰明罔人忽理而致之也既知既悔聰明何恃焉往者不可以追矣而來者猶可爲也惟屈已持謙以貴下賤不恃己能不執我見納天下之聰收天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天下之智終身行之故無再失如勾踐保國於會稽受辱之後秦穆納言於崤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抱一子曰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慾易簡恕忠之言頗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爲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可從先進則從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乎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也聖人之交抱道德之至純故天下和同譬如父子天親不但是非賢愚而離間也若夫賢人君子之交必以德義相合聲氣相同故賢則親愚則疏是則合非則離不出乎賢愚是非之域矣小人之交非勢利不交也有故而合有故而離莊子曰以利害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歟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羣和同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
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爲已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
爲已德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爲已
有才繆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郭本章末有伏天下之勇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
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
敵辯如火止火以水止水爾奚益哉昔南唐選博學辯
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
辯博之使技無所施卽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
汝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
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
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術或尙晦或尙明或尙動或尙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既如是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爾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橋汶貉而況違我所長乎而況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爲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爲人所忌多行則爲人所短多智則爲人所勞多能則爲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抱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為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其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為師古之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與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晞覲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為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昔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槽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

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心外別無道外別無心是道也散在萬物而聚見於人心是心也昭昭於日用之間起居食息無不在也故心爲學者之急務古人修心無窮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緩也苟得其修大而化之而爲聖苟不得其修則流之於卵胎濕化舉諸世事復有大於此者乎世之學者賤常貴異急於所緩緩於所急貪多尚奇而從事於外務縱使得之遇窮困災厄且不能免況度世乎南華有言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捨此就彼棄重就輕倒置如是悲夫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

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同歸於道有言
凝然寂默者有言澄湛虛徹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
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
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
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苢昔人
謂細語及粗言皆歸無上道有因粗言而悟道者有研細
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不當服
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
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
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某言中道某言不

中道之理故善
喻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
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
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言道
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
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爲梗爲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
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
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
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
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
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
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
吾之不信也況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

乎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哉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唯聾則不聞聲唯盲則不見色唯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負盲藥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勸則本情靈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竇塞固勿發通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與之默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

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僞得之中有真失僞是之中有真非故求真得以為得真是以為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而橫執以為真得真是者往往多遭魔障而不悟其為真失真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辯其實烏足以為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為訓者蓋欲

學者觀此立言不泥不辯惟領會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謹哉世亦有志於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悉耶噫關尹大聖人慈憐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學者可不勉旃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跋

陳抱一關尹子注

四庫全書未著錄僅于關尹子提要一及之世所傳汪廷訥刻本分九卷朱蔚然刻本分三卷又有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亦分三卷不著校刊名氏篇目後有敏說注皆雙行與汪朱本迥異然其注文並同或謂陳氏作注後又著言外經旨以發明未盡之意殆不見其書而妄爲臆說與道書全集僅分上下二卷脫誤特甚嘗以諸本互校參定後于金陵朝天宮得道藏本又改正數十處其陳抱一序中脫簡多至四百餘字並爲補入此書出後人僞撰明宋濂謂其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

白虎寶鼎紅爐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其說良是然作者本
主三教同源之說而筆亦足以達之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視服食符籙等書猶彼善於此陳注擺落訓詁獨抒
心得真足以明言外之旨亦不可廢也雪枝識